



魯奇諾·維斯康蒂著

俞虹譯

大地在波動

大 地 在 波 动

[意] 魯奇諾·維斯康蒂著

俞 虹 譯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三 · 北 京

Luchino Visconti

La Terra Trema

根据苏联《意大利电影剧本选》

(1958) 俄譯文轉譯

大地在波动

統一書号: 10061·263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國家圖書館12号)

開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4 $\frac{1}{2}$ ·第頁1·字數:79,000

1963年6月第1版 196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、 印數:1—5,000册 定價:0.47元

中国財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，更准确些说，发生在西西里，在爱奥尼亚海岸离卡特尼亚不远的—一个叫做阿契特列查的小镇上。

这里讲述的故事，——在—一些人剥削另—一些人的世界上，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的。

房屋、街道、船只、大海——这都是在阿契特列查拍摄的真正的房屋、街道、船只和大海。

参加拍片的，并不是职业演员，他们全都是镇上的居民：渔夫，姑娘，雇农，石匠，鱼商。

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——抗议、痛苦和希望——，他们使用了自己的语言，穷人的语言——西西里方言。

在西西里，意大利语并不是穷人的语言。

1

黎明。小镇广场。一排排房屋。从点着灯房子里走出来几个人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教堂里了。

响起简短的乐句，这乐句逐渐和钟声混在一起。传来一个人的口哨声。

教堂的正面。

开头，传来一些不清楚的喊叫声，后来，清楚地听到：

第一个声音：拉依蒙德，拉依蒙德！快一点，天亮了！

第二个声音：罗连佐！看见船了吗？

第一个声音：看见了，在悬岩后边哪。

出现了几个人影。他们停下来，了望着大海。

2

岸边。天渐渐亮了起来。

可以看见教堂和几座房子。一群男人——鱼商们向

岸边走去。

海。几只闪着亮光的小船在大海礁石的侧影中徐徐驶行——它们在夜晚打完了鱼，现在正返航归来。

人们在海上和岸边互相呼唤。传来个别人的喊声和钟声。

拉依蒙德：乔瓦尼·西曼列塔大叔，打了多少鱼？

罗连佐：要秤吗？

西曼列塔：打了不少。拿秤来吧。

尼诺：你打了多少啊，安德哲洛·玛拉泰拉？

安德哲洛：我打得不多，打得不多。

尼诺：你总是打得不多。

安德哲洛：这是上帝的意旨啊。

第一个声音：你们说怎么办？

第二个声音：在我们来以前，不要把鱼卖给他们！

鱼商们互相争论起来了。但我们只能听到声音，却无法辨清说的是什么。

3

瓦拉斯特罗家的院子。

在这里也可以听见钟声。玛拉端着灯走到围墙门前。打开门。向大街张望，然后又回到房里来。

4

瓦拉斯特罗家的饭厅。

门打开了，玛拉走进来。

房间随着也亮了起来。玛拉把灯放在桌上，打开一扇窗，然后回到桌边吹熄了灯，又走到房间深处的一扇窗前，把窗打开。

在整个这场戏的过程中，房间里都可以听见钟声。

玛拉：柳奇亚！别磨蹭了，你还得到面包店买面包去哪！

柳奇亚跑到五斗橱跟前，从里面拿出来一块抹布，开始擦家具上的灰尘。

柳奇亚：等一等，我把这儿拾掇拾掇就去。

玛拉在扫地。喊着：

“丽亚！”

没有人答应。

玛拉：丽亚！丽亚，你拿点水来，给我喷喷地板！

丽亚拿来一个小盆，开始用水喷地板。玛拉继续打扫。

玛拉：（指着）往这儿喷……

柳奇亚擦着家具上的灰尘。她走到五斗橱跟前。玛拉在屋角继续打扫。丽亚站在玛拉身旁。小丽亚把臂肘支在桌上，望着两位姐姐。柳奇亚在五斗橱前停了下来，用赞美的眼光打量着一张照片。

玛拉：柳奇亚，你看什么？

柳奇亚：看咱们的几个哥哥。他们出海的时候，我总惦记着他们。总忘不了那个早晨，咱们站在那儿等爸爸，可是他一直就没回来。

玛拉：他们马上就要回来了。

她放下刷子，走到柳奇亚跟前来。

玛拉：你把头发梳一梳，柳奇亚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系上头巾。

她给妹妹系头巾。

柳奇亚：你还记得咱们到卡塔尼亚去照像的那一天吗？简直就像是在昨天！

妈妈抱着一个小女孩从房间深处的门里走出来。

传来公鸡的啼叫声。

柳奇亚按照排列顺序叫照片上的人的名字：

“看，安东尼奥，还穿着海军服呢，他刚服兵役回来……柯拉……瓦尼……他这是第一次穿长裤子……阿里费奥……爷爷……”

墙上挂着照片。全家合影。照片的右边是两姊妹的侧影。

柳奇亚指着照片。

又是墙上的照片。

玛拉：全是海员！

柳奇亚：海——多苦的海哟。

海岸。

渔夫们刚刚下船，在收拾鱼网。安东尼奥和弟兄们站在自己的小船旁边。瓦尼不知为什么在骂安东尼奥。后者也朝他大喊大叫。

在整个这场戏的过程中，——都可以听到喊叫声、呼声、分辨不清的问话和答话。

瓦尼：柯拉，你听见我的话了吗？爷爷在哪儿？

安东尼奥：他已经回家了，你走吧！你们干什么，你们俩？

安东尼奥从头上摘下绒线圆帽。现在已经是他在骂他的弟兄们了。

没有办法弄清他们说了些什么。

忙忙碌碌的渔夫们。有的来到岸边，有的离去。

大海的全景。

岸边。人们聚拢在船的周围。远处是小镇。教堂历历可辨。

瓦拉斯特罗家的几个小伙子把自己的网拉到阿奇特列查海岸上，这里聚满了渔夫。

海岸礁石后面的地平线开始显现出来。

渔夫们在岸上跑来跑去，和商人们争吵着。听不清的喊声和叫声。

白天。海岸全景。

渔夫们在织补鱼网。瓦拉斯特罗哥儿几个把网拿到岸边，然后铺在地上。柯拉已经坐在别的渔夫身旁，开始干起活来。

安东尼奥在补鱼网。他旁边是柯拉。右边是另一个渔夫。

渔夫转过身去。叫喊。

第一个渔夫：玛凯仑廼，你把大针给我，在船上的篮子里！

柯拉：玛凯仑廼，你干脆把篮子提来吧，这回可有的补的了——全扯破了！

安东尼奥：再拿一罐水！

玛凯仑廼：（曳着鱼网）喝！这么多东西，我可拿不了！我总共只有两只手！

班吉耶洛和第二个渔夫一边用大针补网，一边交谈。

班吉耶洛：瞧见了么？这都是因为太惯着孩子们了。哪有这么顶嘴的？

第二个渔夫：我早跟你说过，不能让孩子们常到船上来！

柯拉坐在地上补网。

柯拉：今儿早晨什么都给扯破了，还不得缝一个月。

安东尼奥：（繼續工作）干么要一个月……一个礼拜就差不多啦。

柯拉还在整理自己的鱼网。远处，一个渔夫在高声喊叫。

第三个渔夫：昨儿晚上真糟糕。我们的网全扯成了一片一片的了……

安东尼奥丢下手里的工作，看着其他的人。

安东尼奥：你们想想看？难道那些公子哥儿能懂得咱们这行的苦楚吗？他们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在他们眼里，咱们不过是给他们拉套的蠢驴罢了。

班吉耶洛：（干着活儿）他们每天清早往防波堤跑得多快呀，站在那儿等咱们把鱼给他们运来！

安东尼奥：（补着鱼网）到底有多难……咱们为什么不自个儿把鱼运到卡塔尼亚去呢，不能让他们靠咱们来养肥！

柯拉：（还像刚才一样坐在地上补网）听说，今儿早上卸货的时候，拉依蒙德和尼诺·纳司卡干了一仗，拉依蒙德说，这是他给他的定金。

第一个渔夫运着针说：

“你甭操心，柯拉，他们永远也吵不起来！无非是想多赚几个钱……他们吵啊，干架啊，但临了总是拧成

一股绳对付咱们。”

安东尼奥激动地说：

“可咱们就不能拧成一股绳！每个人都各顾各！为一个索里多^①，连灵魂都能拿去卖！”

柯拉：（痛苦而沉思地）世道太坏了！

7

海岸。白天。

摄影机的镜头从秤鱼的手提秤，转向一群热烈争辩着的渔夫和商人。玛凯仑出现了。他在寻找什么。

一群渔夫一会在这儿，一会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争论着鱼的价钱。

越过防波堤可以看见海岸，那儿有很多渔夫。他们在织补鱼网。

传来喊叫声、分辨不清的争吵声。

只能听见一个人高声喊出的数目字：八十、八十五、六十、六十五、四百、四百三十五、五百。

8

巴斯祥涅罗胡同。白天。

出现了一个卖橘子的小男孩。

^①索里多——意大利货币单位，一个索里多等于二十分之一里拉。

小男孩：卖橘子！卖橘子！甜的，蜜酒一样甜的橘子！快来买！

柳奇亚从房里走出来去买橘子。

又有一个女人一边梳头，一边走出来。这时，另外一个女人也走到卖橘子的跟前。她抱着一个婴儿，身旁还有个小姑娘扯着她的衣襟。

她们在争议橘子的价钱。一些听不清的语句，然后：

女人：喂，你的橘子怎么卖？

小男孩：二十里拉一公斤。

女人：太贵了！便宜点吧！

男人们背着鱼网朝胡同里走来。他们是从海边回家的。

阿里费奥：橘子！

柳奇亚一边继续挑橘子，一边向哥哥们问好。

柳奇亚：你好，安东尼奥！你好，柯拉！

安东尼奥：你好，柳奇亚！

柯拉：你好，柳奇亚，你买什么哪？

9

瓦拉斯特罗家的院子。

同一天。

男人们抬着鱼网，谈着话，走进院子里。

柳奇亚也跟着走进来。她的围裙里兜着橘子。丽亚迎着她走过来。拿了一个橘子。

柳奇亚：你别全都给拿走！

在房子的大门前。玛拉正在扫地。丽亚跑过来，柳奇亚紧跟在她身后。

玛拉：柳奇亚，你来帮帮我。

柳奇亚：马上就来，玛拉；我买了一公斤橘子。

丽亚和柳奇亚走进屋子。妈妈抱着小孩，从厨房里出来。

妈妈：男人们从海上回来了吗？

玛拉：回来了，妈妈。

玛凯仑迺和瓦拉斯特罗哥儿俩——安东尼奥和柯拉——一道走进来。

安东尼奥：妈妈，您给我祝福吧。

妈妈：愿上帝赐福给你。

玛凯仑迺：安东尼奥，我找不到长柄勺。

柯拉：妈妈，您给我祝福吧！

10

瓦拉斯特罗家。饭厅。白天。

安东尼奥、玛拉、阿里费奥和玛凯仑迺，一个跟一个走进房间里来。安东尼奥和玛凯仑迺还在继续谈着长柄勺。阿里费奥走到桌前，拿起一小块面包。

柯拉：阿里费奥，别动面包，等妈妈分。

安东尼奥：爷爷还没来哪！

玛凯仑迺：我到处找长柄勺，怎么也找不着。

安东尼奥：干么跟我说这些。给我好好找去吧。

玛凯仑迺：准是晚上掉到大海里去了。

玛拉：柳奇亚，爷爷的软帽在哪儿？

玛拉走到院里去，玛凯仑迺也跟着她走了出去。

柳奇亚：在椅子上呢。

爷爷走进门来，拿起放在门旁椅子上的软帽，穿过饭厅和男人们一起消失在男人们的卧室里。

11

瓦拉斯特罗家男人们的卧室。

安东尼奥走进来，把自己的软帽扔在挂钩上，坐在床边脱靴子，爷爷和两个小伙子也跟着走了进来。他们也坐在床边开始脱去捕鱼时穿的工作服。

柯拉：爷爷，咱们今天挣了多少钱？一万五千五百里拉，对吗？

爷爷：足有十公斤黑蛎蛇和别的鱼，可咱们拿到手的钱却这么少。总共才七千七百五十里拉。

安东尼奥：和往常一样！咱们整夜干，可是咱们的鱼却掉到别人的手心里去了。

爷爷坐在床上，他的膝盖上摆着钱。

爷爷：从我记事的那天起，就是这样儿，不管是在特列查、卡斯塔洛，还是在卡坡·穆里尼……

安东尼奥突然站起来说：

“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”

他走到门口，召唤他的妹妹。

安东尼奥：柳奇亚，给我拿一罐水来，我要洗脸！

他走进旁边的房间。

爷爷望着安东尼奥走出去的那扇门。

安东尼奥：（从旁边的房间进来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跟您说过多少遍了，爷爷！

爷爷：（向柯拉）柯拉，安东尼奥怎么了？

柯拉：爷爷，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安东尼奥一直在大陆上当兵，现在这些不公道的事儿，他受不了。他看事情，可跟咱们不一样。他有他自己的看法。对不对，安东尼奥？

爷爷：（挥动着攥在右手里的钱）我活七十岁了，这一辈子我只有一个看法，也万事如意。安东尼奥应当听老人的话。古语说得好：青年有勇，老年有谋！

柳奇亚：爷爷，您别生气！

柳奇亚和玛拉走进镜头里来，她们把端来的水罐和水盆放在椅子上。

柳奇亚：安东尼奥，水来了。

玛拉这时在帮爷爷和兄弟们的忙。

玛拉：瓦尼，去洗脸吧。

透过男人卧室里开着的门，可以看见安东尼奥和柯拉。他们在洗脸。柳奇亚走过去帮助阿里费奥。

柳奇亚：快点，阿里费奥。

安东尼奥：（唱着）“没有你呀，我只有死路一条……没有你呀，我只有死路一条……”

瓦尼走过去洗脸。

12

瓦拉斯特罗家男人们卧室旁边的一个房间。白天。

柯拉弯着腰，在脸盆里洗脸。转过身来对哥哥说：

“安东尼奥，爷爷不高兴了；有些事儿你别对他
说。”

安东尼奥继续擦着肥皂：

“可怜的爷爷，他还用老眼光看问题。（唱着）
‘噢，我假情假意的爱人哟，我的爱人哟，哟！’”

柯拉继续洗脸。

安东尼奥：（唱着）“你不是神圣的修女……”

柯拉：安东尼奥，你唱这支歌的时候，心里想的准是住在费列塔街上的那个姑娘。你敢说不是吗，啊？

安东尼奥：（朝弟弟笑着）小鱼生在海里，就是为了让人吃的呀！

柯拉和安东尼奥笑着擦干了脸。玛拉走进来，端起